

恩 格 斯

反 杜 林 论



恩 格 斯

反 杜 林 论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译
列 宁 斯大林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杜林论/(德)恩格斯著. —3版.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2

ISBN 7-01-002958-X

I. 反…

II. 恩…

III. 恩格斯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

IV. A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1625 号

反 杜 林 论

FAN DULIN LUN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
中共中央 列宁 斯大林 编译局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2 月第 3 版 1999 年 1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5.75

字数:38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 7-01-002958-X/A·245 定价:23.00 元

编辑说明

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问世以来，广大读者迫切要求出版马列著作的单行本。这反映了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烈愿望和对马列著作的不同需要。为此，我们决定编辑出版一套马列著作的系列书，定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库》。本文库收编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著作，以单行本形式陆续出版。这些著作凡可独立成书者，则一文一书；有些重要文章和书信则按专题编成文集；有些著作还设有附录，收编作者本人的有关论著和与本书直接有关的材料。为帮助读者学习和研究，在每书正文之后附有“注释”和“人名索引”，有些著作还附有“名目索引”。译文和资料均以新版全集、选集为准。有些著作尚无新版者，则按新版要求重新校订译文，编写资料。这套文库与全集、选集相配合，可适应广大读者的不同需要。理论工作者，教学和宣传工作者，各级干部，大专院校学生和其他读者均可从这套文库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著作，也可系统收藏。我们期望这套文库的出版能推动全国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有助于广大干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中共中央 著作编译局

目 录

反杜林论

三个版本的序言	3
一	3
二	6
三	13
引论	15
一 概论	15
二 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	27
第一编 哲学	33
三 分类。先验主义	33
四 世界模式论	40
五 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	46
六 自然哲学。天体演化学,物理学,化学	57
七 自然哲学。有机界	67
八 自然哲学。有机界(续完)	77
九 道德和法。永恒真理	85
十 道德和法。平等	98
十一 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	111
十二 辩证法。量和质	123
十三 辩证法。否定的否定	134

十四 结论	149
第二编 政治经济学	152
一 对象和方法	152
二 暴力论	164
三 暴力论(续)	172
四 暴力论(续完)	181
五 价值论	192
六 简单劳动和复合劳动	204
七 资本和剩余价值	210
八 资本和剩余价值(续完)	220
九 经济的自然规律。地租	230
十 《批判史》论述	237
第三编 社会主义	272
一 历史	272
二 理论	284
三 生产	301
四 分配	316
五 国家,家庭,教育	331
《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	
第一部分	349
第二部分	371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杜林和《反杜林论》的书信摘选	
恩格斯致马克思(1868年1月7日)	383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1月8日)	383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1月8日)	384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1月11日)	386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2月4日)	386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8年3月6日)	387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8年3月14日)	388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0年6月27日)	389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6年5月24日)	389
马克思致恩格斯(1876年5月25日)	391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6年5月28日)	392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6年8月25日)	394
马克思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76年10月7日)	395
恩格斯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76年10月20日)	396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77年1月9日)	397
马克思致恩格斯(1877年3月5日)	397
恩格斯致马克思(1877年3月6日)	398
马克思致恩格斯(1877年3月7日)	399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1877年4月11日)	401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77年4月11日)	402
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1877年4月24日)	403
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1877年6月25日)	404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77年7月2日)	405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77年7月31日)	406
注释	408
人名索引	439
名目索引	459
后记	495

反 杜 林 论¹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

大约写于 1876 年 9 月—1878 年
6 月

载于 1877 年 1 月 3 日—1878 年 7 月
7 日《前进报》

1878 年以单行本形式在莱比锡
出版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中文第 2 版第 3 卷第 343—
677 页

三个版本的序言

一

这部著作决不是什么“内心冲动”的结果。恰恰相反。

三年前,当杜林先生作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兼改革家突然向当代挑战的时候²,我在德国的友人再三向我请求,要我在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³上批判性地阐明这一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他们认为,为了不在如此年轻的、不久才最终统一起来的党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新的可能,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他们比我能够更好地判断德国的情况,所以我理应相信他们。此外,还可以看到,这个新改宗者受到了一部分社会主义出版物的热忱欢迎,诚然,这种热忱只是对杜林先生的善良愿望所作的表示,但同时也使人看出这一部分党的出版物的善良愿望:它们正是估计到杜林的善良愿望,才不加考虑地接受了杜林的学说。还有些人已经打算以通俗的形式在工人中散布这种学说。最后,杜林先生及其小宗派采用各种大吹大擂和阴谋的手法,迫使《人民国家报》对这种如此野心勃勃的新学说明确表态。

虽然如此,我还是在过了一年才下决心放下其他工作,着手来啃这一个酸果。这是一只一上口就不得不把它啃完的果子;它不仅很酸,而且很大。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必须联系这个体系来研究这一理论,同时研究这一体系本身;必须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

个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他谈到了所有可能涉及的东西，而且还不止这些东西。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论文，它们从1877年初开始陆续发表在《人民国家报》的续刊——莱比锡的《前进报》上，现汇集成书。

由此可见，对象本身的性质，迫使批判不得不详尽，这样的详尽是同这一对象的学术内容即同杜林著作的学术内容极不相称的。但是，批判之所以这样详尽，还有另外两种情况可作为理由。一方面，这样做使我在这本书所涉及到的很不相同的领域中，有可能正面阐发我对这些在现时具有较为普遍的科学意义或实践意义的争论问题的见解。这在每一章里都可以看到，而且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我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在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完全没有成效的。

另一方面，“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天体演化学、一般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的体系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德国。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如在现代国家里假定每一个公民对于他所要表决的一切问题都具有判断能力一样，正如在经济学中假定每一个消费者对于他要买来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真正的内行一样，——现今在科学上据说也要作这样的假定。所谓科学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而且这被冒充为惟一的严格科学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伪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伪科学现在在德国到处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嚣声中。诗歌、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中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讲台和论坛

上有这种高超的胡说；到处都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妄想出人头地并成为深刻思想，以别于其他民族的单纯平庸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是德国智力工业最具特色和大量的产品，它们价廉质劣，完全和德国其他的制品一样，只可惜它们没有和这些制品一起在费城陈列出来⁴。甚至德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自从有了杜林先生的范例以后，近来也十分热中于高超的胡说，造就出以“科学”自炫但对这种科学又“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⁵的各色人物。这是一种幼稚病，它表明德国大学生开始向社会民主主义转变，而且是和这一转变分不开的，可是我们的工人因有非常健康的本性，一定会克服这种幼稚病。

如果在那些我最多只能以涉猎者的资格发表看法的领域里我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那么这不是我的过错。在这种情况下，我大多只是限于举出确切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去反驳我的论敌的错误的或歪曲的论断。在法学上以及在自然科学的某些问题上，我就是这样做的。在其他情况下，涉及的是理论自然科学的一般观点，就是说，是这样一个领域，在那里，专门的自然研究家也不得不越出他的专业的范围，而涉及到邻近的领域——在那里，他像微耳和先生所承认的，也和我们任何人一样只是一个“半通”⁶。在这里，人们对于表达上的些许不确切之处和笨拙之处会相互谅解，我希望也能够得到这样的谅解。

当我写完这篇序言的时候，我见到了一则由杜林先生草拟的出版商的广告：杜林先生的一本新的“权威”著作《合理的物理和化学的新的基本定律》已经出版。我深知自己在物理和化学方面的知识不够，可是我总相信，对于我的杜林先生我是很知底的。所以，甚至没有看到上述著作，就可以预言，杜林先生在这本书中提出的物理和化学的定律，在其谬误或陈腐的程度上，尽可

以同他以前发现的并在我的这本书中考察过的经济学、世界模式论等等的规律相媲美；而杜林先生所设计的低温计或低温测量仪，既不是用来测量高温，也不是用来测量低温，而惟一地只是用来测量杜林先生的狂妄无知。

1878年6月11日于伦敦

二

本书要出新版，是出乎我意料的。本书所批判的对象现在几乎已被遗忘了；这部著作不仅在1877年至1878年间分编登载于莱比锡的《前进报》上，以飨成千上万的读者，而且还汇编成单行本大量发行。我在几年前对杜林先生的评论，现在怎么还能使人发生兴趣呢？

这首先是下述情况造成的：在反社会党人法⁷颁布之后，这部著作和几乎所有当时正在流行的我的其他著作一样，立即在德意志帝国遭到查禁。谁只要不是死抱住神圣同盟⁸各国的传统的官僚偏见不放，谁就一定会明白这种措施带来的效果：被禁的书籍两倍、三倍地畅销，这暴露了柏林的大人先生们的无能，他们颁布了禁令，却不能执行。事实上，由于帝国政府的帮忙，我的若干短篇著作发行了比我自身努力所能达到的更多的新版；我没有时间对正文作适当的修订，而大部分只好干脆任其照旧版翻印。

不过还有另一种情况。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涉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

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我们的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间世，经过足足 20 年的潜伏期，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越来越迅速地、为日益广泛的各界人士所接受。现在，它已远远超出欧洲的范围，在一切有无产者和无畏的科学理论家的国家里，都受到了重视和拥护。因此，看来有这样的读者，他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兴趣极大，他们由于对论战中所作的正面阐述感兴趣而容忍现在在许多方面已经失去对象的同杜林观点的论战。

顺便指出：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由马克思写的，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遗憾地把它稍加缩短。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

现在的新版，除了一章，其余都按第一版翻印，未作修改。一方面，我没有时间作彻底的修订，尽管我很想修改某些叙述。我担负着编印马克思遗稿的责任，这比其他一切事情都远为重要。此外，我的良心也不允许我作任何修改。本书是部论战性的著作，我觉得，既然我的对手不能作什么修改，那我这方也理应不作什么修改。我只能要求有反驳杜林先生的答辩的权利。可是杜林先生针对我的论战所写的东西，我没有看过，而且如无特殊的必要，我也不想去；我在理论上对他的清算已告结束。况且，杜林先生后来遭到柏林大学的卑劣的、不公正的对待，我对他更应当遵守文字论战的道义准则。当然，这所大学为了这件事受到了谴责。一所大学既然可以在人所共知的情况

下剥夺杜林先生的教学自由，那么如果有人要在同样的人所共知的情况下把施韦宁格先生硬塞给它，它也就不应当感到惊讶了。⁹

只有一章，我允许自己作些解释性的增补，这就是第三编第二章《理论》。这里所涉及的仅仅是我所主张的观点的一个核心问题的表述，如果我力求写得通俗些，增补得连贯些，我的论敌是不会抱怨的。而且，这里还有外来的原因。我为我的朋友拉法格把本书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及第三编的第一、二两章）编成独立的小册子，以便译成法文出版；在法文版成为意大利文版和波兰文版所依据的文本之后，以《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名的德文版也刊行了。这本小册子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发行了三版，接着俄文的、丹麦文的译本也出现了。在所有这些版本中，只对上述的一章作了增补。不过，如果我在刊行原本的新版时，拘守原文，而不顾它后来的已经成为国际性的版本，那么这就是一种迂腐行为了。

此外，我还想作修改的，主要有两点。第一，关于人类原始史，直到 1877 年，摩尔根才给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历史的钥匙。^①而在这之后，由于我有机会在自己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 年苏黎世版）一书中对这期间我所能获得的材料作了加工，所以这里只要指出这部较晚的著作就够了。

第二，关于理论自然科学的那部分，这里叙述得极其笨拙，有些地方现在本来可以表达得更清楚些，更明确些。既然我认为自己没有权利对这部分进行修订，所以我理应在这里作自我

① 见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1877 年伦敦版。——编者注

批评。

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惟一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马克思是精通数学的，可是对于自然科学，我们只能作零星的、时停时续的、片断的研究。因此，当我退出商界并移居伦敦¹⁰，从而获得了研究时间的时候，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像李比希所说的——“脱毛”¹¹，八年当中，我把大部分时间用在这上面。当我不得不去探讨杜林先生的所谓自然哲学时，我正处在这一脱毛过程的中间。所以，如果我有时在这方面找不到确切的术语，如果我在理论自然科学的领域中总的说来表现得相当笨拙，那么这是十分自然的。可是另一方面，我意识到自己还没有把握（这点我在当时还不能克服），这使我谨慎起来；没有人能指出我真正违反了当时人所共知的事实，或者不正确地叙述了当时公认的理论。在这方面，只有一位未被承认的大数学家写信给马克思，抱怨我诋毁了 $\sqrt{-1}$ 的声誉¹²。

不言而喻，我对数学和自然科学作这种概括性的叙述，是要在细节上也使自己确信那种对我来说在总的方面已没有任何怀疑的东西，这就是：在自然界里，正是那些在历史上支配着似乎是偶然事变的辩证法运动规律，也在无数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发生作用；这些规律也同样地贯串于人类思维的发展史中，它们逐渐被思维着的人所意识到。这些规律最初是由黑格尔全面地、不过是以神秘的形式阐发的，而剥去它们的神秘形式，并使人们清楚地意识到它们的全部的单纯性和普遍有效性，这是我们的祈求之一。显然，旧的自然哲学，无论它包含有多少真正好的东西

和多少可以结果实的萌芽^①，是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的。正如本书比较详细地阐明的那样，旧的自然哲学，特别是在黑格尔的形式中，具有这样的缺陷：它不承认自然界有时间上的发展，不承认“先后”，只承认“并列”。这种观点，一方面是由黑格尔体系本身造成的，这个体系把历史的不断发展仅仅归给“精神”，另一方

① 同卡尔·福格特之流的愚蠢的庸人一起去攻击旧的自然哲学，比评价它的历史意义要容易得多。旧的自然哲学包含有许多谬见和空想，可是并不比当时经验自然研究家的非哲学理论包含得多，至于它还包含许多有见识的和合理的东西，那么自从进化论传播之后这已开始为人们所了解。例如，海克尔完全有理由地承认了特雷维腊努斯和奥肯的功绩¹³。奥肯在他的原浆说和原胞说中，作为生物学的公设提出的那种东西，后来真的被发现是原生质和细胞。如果特别谈到黑格尔，那么，他在许多方面远远超出他同时代的经验科学家，这些人硬把某一种力——重力、浮力、电触力等等加在所有不能解释的现象上，以为这样就把这些现象都解释了，如果这行不通，就搬出某种未知的要素如光素、热素、电素等等。这些臆想出来的要素，现在可以说基本上已经被排除了，可是，黑格尔所反对的那种玩弄力的把戏还在可笑地耍弄着，例如 1869 年在亥姆霍兹在因斯布鲁克的演说中（亥姆霍兹《通俗讲演集》1871 年版第 2 卷第 190 页）¹⁴。同 18 世纪法国人传下来的把牛顿神化（英国使他满载荣誉与财富）这种做法相反，黑格尔指出：开普勒（德国让他饿死）是现代天体力学的真正奠基者；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已经包含在开普勒的所有三个定律中，在第三定律中甚至明确地表达出来了。黑格尔在其《自然哲学》第 270 节和附释中（《黑格尔全集》1842 年版第 7 卷第 98、113—115 页），以几个简单的公式所证明的东西，作为最新数学力学的成果重新出现在古斯塔夫·基尔霍夫的书里（基尔霍夫《数学物理学讲义》1877 年莱比锡第 2 版第 10 页），而且采用了和黑格尔首先阐发的那个简单的数学模型实质上相同的模型。自然哲学家对自觉的辩证的自然科学的关系，同空想主义者对现代共产主义的关系是一样的。